

精刊

吳執甫尺牘

國學社
輪社

吳摯甫尺牘卷二

下

答范甯堂

三月廿一日

考終自壽數所極讀來示起病即前後洩痛不可忍此下部生瘡而醫者乃定其名曰傷寒此如不知文者見古詩號之曰此時文也以此治病亦安得令人活雖有割股心何益君尚有老母後當戒慎勿用此等醫為望命為文誌墓葬期急得書遲又老朽不能文辭則義所不可謹為此急就章呈君兄弟聊當挽幛挽聯之用不必果刻石也

答嚴幾道

二月廿三日

得二月七日惠示以校讀尊著計學往往妄貢疑議誠知無當萬一乃來書反覆齒及若開之使繼續妄言誠謙挹不自滿假之盛心折節下問以受盡言然適形下走之盲陋不自量益增慙慙來示

謂新舊二學當並存具列且將假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為卓識某前書未能自達所見語輒過當本意謂中國書籍猥褻多不足行遠西學行則學人日力奪去太半益無暇瀏覽向時無足輕重之書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為學堂必用之書當與六藝並傳不朽也若中學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時曾太傳言六經外有七書能通其一即為成學七者兼通則閒氣所鍾不數數見也七書者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鑑也某於七書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書其一姚公此書餘一則曾公十八家詩鈔也但此諸書必高材秀傑之士乃能治之若資性平鈍雖無西學亦未能追其涂轍獨姚選古文即西學堂中亦不能棄去不習不習則中學絕矣世人乃欲編造俚文以便初學此廢棄中學之漸某所私憂而大恐者也區區妄見敬以奉質別紙垂詢數事

某淺學不足仰副明問謹率陳臆說用備采擇歐洲文字與吾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製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用中文並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製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倣效耳來示謂行文欲求爾雅有不可闕入之字改竄則失真因仍則傷潔此誠難事鄙意與其傷潔毋寧失真凡瑣屑不足道之事不記何傷若名之為文俚俗鄙淺薦紳所不道此則昔之知言者無不懸為戒律曾氏所謂辭氣遠鄙也文固有化俗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馬矢莊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來太史之言夥頤在當時固皆以俚語為文而不失為雅若范書所載鐵脰尤來大搶五樓五蟠等名目竊料太史公執筆必皆芟薙不書不然勝廣項氏時必多有俚鄙

不經之事何以史記中絕不一見如今時鴉片館等比自難入文
削之似不為過倘令為林文忠作傳則燒鴉片一事固當大書特
書但必敘明源委如史公之記平準班氏之敘鹽鐵論耳亦非一
切割棄至失事實也姚郎中所選文似難為繼獨曾文正經史稾
抄能自立一幟王黎所續似皆未善 國朝文字姚春木所選

國朝文錄較勝於廿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若欲
備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鑑之類則世蓋多有若謂足與文章之事
則姚郎中之後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張廉卿數人而已
其餘蓋皆自鄮也來示謂歐洲國史畧似中國所謂長編紀事本
末等比然則欲譯其書即用曾太傅所稱敘記典志二門似為得
體此二門曾公於姚郎中所定諸類外特建新類非大手筆不易
辦也歐洲記述名人失之過詳此宜以遷固史法裁之文無翦裁

專以求盡為務此非行遠所宜中國間有此體其最著者則孟堅所為王莽傳若穆天子飛燕太真等傳則小說家言不足法也歐史用韵今亦以韵譯之似無不可獨雅詞為難耳中國用韵之文退之為極詣矣私見如此未審有當否不具

與柯鳳蓀 三月十八日

去歲承是正拙著尚書攷四冊當時匆匆一閱深服辨證精審近日覆校一過凡鄙說之是者經執事為之廣引古義以證成之其穿鑿失實則旁考博徵以諍救之皆他家所遺漏失檢以此見執事見聞該洽而能折衷至是真學有經法非依傍人門者比也僕於經學殊疏往因尚書無善本近時江王孫段亦未盡愜人意遂發憤為此初意但欲與江孫爭名故襲用其體例異日風氣變遷此等固亦不貴要在訓詁精鑿或亦後之治經者所不廢但恨執

事未盡抉摘謬誤耳頃已將尊說添注冊中亦仍有鄙心未安者
於吾鳳孫而不互質是非更當於何取正謹條列所疑於後以當
面論曰若稽古尊引伯喈東巡頌已補入拙說中至謂魯靈光賦
六字為句則似未然王賦實亦四字句也器訟馬作器庸亦讀庸
為訟孫淵如謂馬讀器一字為句庸可乎三字為句此未明古人
造句之法執事同之蓋未審也尊意依鄭孔以四岳為四人用師
錫為證蒙謂僉曰鯨哉史公釋為羣臣四岳此師錫亦當同彼故
史稱眾皆言于堯若使四岳為四人則洪水之咨其對自是岳言
何為橫加羣臣二字彼僉為兼羣臣知此師亦兼羣臣非為四岳
同言明矣國語載太子晉說以四岳為共之從孫又云胙四岳國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史記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
土甚有功此皆四岳為一人之確證執事謂非古義過矣鄭孔分

為四人於後廿二人說皆不能通各以意去取而終不當於人心
何若從國語史記之為善乎王氏父子謂以孝蒸蒸為句克諧上
屬為句蒙初亦信之後疑克諧不應上屬蔡氏九疑山碑克諧頑
傲以孝蒸蒸彼隳括經義以就韵文不可據為經讀又得史酷吏
傳云吏治蒸蒸不至於姦於是定依舊讀蒸蒸又三字為句克諧
四字為句蓋必如此而後文從字順執事據蔡文而依王讀似未
安也乃底可績孫據宋本北堂書鈔減言字雖是孤證要其合于
史文謀事至而言可績蒙深有取焉若經本如今書有言字則史
詁為失經義矣尊論謂乾嘉人好據誤本改正本又喜詭稱宋本
蓋誠有之至此文則非其比孫所據書鈔今廣東已付刻以其合
於玉海所引中興書目卷數故定為宋本其書高郵王氏臨海洪
氏烏程嚴氏皆嘗校勘似難作偽此條則嚴氏據史文證之如孫

欲作偽以入所著尚書疏嚴未必相為容隱也孔傳本有言字虞在唐初或據鄭本未可知也既有合於史文何反疑為妄乎如五器卒乃復鄙謂五玉不專為器又為幣為器禮終還之為幣則不還執事引周禮駁正謂小行人之稱六幣因用幣帛配玉蒙意未安圭以馬璋以皮豈皆幣帛乎先鄭釋太宰幣貢為繡帛後鄭改云玉馬皮帛此玉為幣之明證也且小行人以六幣對六瑞為文豈得舍玉而言其所配尊論器幣並陳乃享禮非朝禮受幣還器與周之朝禮享禮均不合吾意此自虞禮似不必引唐律以斷漢獄也凡云幣者其本訓為幣帛其引申則財用之通名故平準書稱龜貝金錢刀布之幣又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是幣固不得專以幣帛為言又朝享不可分為二禮朝必有享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璧帛即幣覲禮即朝禮故覲禮以巡守終焉虞之巡狩固明

言觀四岳羣牧矣受幣還器周之朝享亦畧同虞也白虎通還珪留壁所言珪者通五瑞言之不專謂二王之後執事謂享用圭璋乃二王之後非常禮亦似過拘豈白虎所云還珪止還二王之後諸侯皆不還乎必不然矣格於禰祖尊論以親疏為次究為名稱不順經典罕見史記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尊論謂馴順通是也但馴兼二義上言誰能馴予工此以順為義也此言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秦紀調馴鳥獸即本此經是馴又為調馴矣孔子尊論以史記九江甚中訓孔為甚故此不再見是也但老子注孔有大訓則大佞較甚佞其訓為捷氏道嶠冢尊論據水經注稱班固地理志言漢二源東出氏道西出西縣之嶠冢定班志氏道下無嶠冢字蒙謂水經之文不足見班志氏道之無嶠冢況水經明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嶠冢山何以必漢志之不同水經乎近人於

唐宋諸賢所引書有異文者皆不信而以為誤豈古人讀書盡如此疎陋蒙謂近儒好詆前文人自是一失即如蔡傳此條云嶠冢山地志云在隴西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蔡傳所引明確如此何得尚謂其誤乎孔疏地志無大別在安豐者尊論鄭云廬江安豐據東漢郡國言之孔檢班志廬江無大別不復詳考孔乃唐初通儒若如尊論是直兒童之不如矣就令如此亦止可言廬江無安豐不得言地志無大別也孔文引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若班志有明文杜何以不知何處又不引地志而云或曰豈杜亦如孔不能細檢漢志乎元凱地學最精尚不知其所在其為漢志無文明甚續志蓋採鄭說以補前志不得謂盡本班志也史記所載湯誓自是古文簡脫尊論依史立說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與上非敢稱亂文執銜接今接

予維聞汝衆言於有夏多罪之下殊失文理後又云今夏多罪天命殛之又與不敢不正句不相承至舍我嗇事而割正下復接汝其曰夏罪其奈何反覆凌躐古人決無此文理尊解割正依舊傳云專行割剝害民之政亦甚迂曲執事謂使壁經顛倒訛衍當時今文盛行史公何難據以改正此亦未然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劉子駿固言之矣今文之行則所謂博士集而讀之者蓋久而後定史公時或尚無定本或今文家已能屬讀而史公自傳古文存其真本如春秋郭公夏五之類不得以此為疑要之史載湯誓不如今尚書傳本之文從字順則夫人而知之不可易也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為功臣配享甚明尊論據大傳以為祭於采地之廟蒙謂采地不得立廟叔孫通作原廟尚見譏於史諸侯采地安得有廟且大傳亦止謂不黜采地使世守以供祀

并非謂采地有廟周禮祭於大烝鄭云死則於烝先王祭之亦明
謂配享先王詩長發麻敘殷先王末章敘及阿衡此尤配享之明
證通典高堂隆云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有勇無義死不
登堂而配食據此則配食之為古訓義久矣執事謂為後世之禮
殆未然也乃訓于王尊論祖已述武丁以誠祖庚王謂祖庚據書
彤日雉雉武丁時事祖已訓王即因雉進訓不得為述武丁誠
祖庚史謂此篇書祖庚時作不謂祖已誠王亦祖庚時事也無豐
於昵尊論盤庚尊親廟亦似牽於舊說尊親廟不為失史但言修
政事曰修德曰以祥為德并無親廟之說後人何從知之大傳亦
言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是今文亦無尊親廟之說盤庚以弟繼
兄乃殷家世及常事非後世旁支入繼無私親廟載籍亦無盤庚
尊親廟之事直經生望文為說耳今爾無指告子尊論無為語詞

則指告乃成後世俚言恐非是謂史記故字為致之壞字亦涉改
字之弊此文本明似無煩立異以容將食解者多迂繆故鄙說以
乏祀事為言尊論容為小屏之乏非匱乏義蒙意本義為反正之
乏引申為匱乏之乏似亦可也不然則此經難讀直當闕疑我舊
云刻子尊論據墨子有賊誅孩子之文謂馬本作孩子為是蒙謂
此經無賊誅孩子之意馬訓侵刻不作孩作孩者論衡其云紂為
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云
云義既淺鄙迂曲又誤以此經為微子之言何足據乎好風好雨
尊讀好為畜訓畜為從最得經旨於下月之從星正相符合但此
乃中國古說今西法行風雨於星月固無與也公乃自以為功執
事取洪說借功為攻攻為太祝六祈之一鄭注攻說以詞責之蒙
謂如洪說則自以二字為剩語矣不如以身為質義長子仁若考

能尊論依述聞訓為仁而巧能鄙意如述聞則仁為自美其義為
儉初用廣雅仁有也之訓訓若為此謂有此巧能似亦可通繼嫌
其立說新巧改訓仁若為柔順或當仍用初說乎請代定弗弔尊
論不弔天為句殆用孫說蒙謂不弔天三字不成文句孫氏不知
文故為此妄說執事不宜仍之斧誥天明威尊論當作天用威按
段依景祐本作天明威肆哉爾庶邦君尊論舊傳亦十字為句武
億說哉同姚說而在姚先蒙謂孔不明哉字之義武與姚同時而
學不如姚甚遠舍武引姚朕其弟尊論引周公曰王若曰謂康誥
周公洪大誥治王若曰與彼同周公順王命以告不嫌稱弟蒙謂
周公順王命當稱叔父何能稱弟後文寡兄承文王言之若周公
自稱是為蔑棄武王故文王之下便及己身此大不可且王若曰
若不宜訓為順若順王命當言若王曰不當言王若曰此皆近儒

用古訓不顧文義之失執事不宜同之至洪大誥治以為康誥之首其前言作洛為刺語於文無關決為他篇錯簡昔人多是妄移獨鄙說為大誥末二簡錯奪在康誥篇題之下但移康誥二字於此二簡下便還其舊又有大誥二字為大誥篇語之證古書每篇皆有緣起獨洛誥與大誥其敘述緣起皆在文尾此似無可疑者尊意儻不謂然尚求互質經有朕弟寡兄之文其為武王無疑蒙解尚書專以史公為主至此篇史公管蔡世家謂武王克殷封功臣康叔冉季皆少未得封蒙亦未之敢信周書克殷篇衛叔封傅禮史記亦言康叔封布茲康叔在克殷時並非幼則少未得封之說非其實也孟堅譏史公分散數家事或有抵牾殆此類邪三王世家載丞相青翟御史大夫湯奏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

禽殄淮夷之亂云云據此則爵命在前而祿父之難在後封衛又在祿父難後然則始爵命在克殷時決矣此漢初古義當得其實史公衛世家序云牧殷遺民叔始封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是史公亦以康誥先作而酒誥梓材在武庚亂後所云牧殷遺民即克殷時始封姚姬傳謂初封於康非臆說也其後封衛而命以酒誥梓材故甯武子謂為成王周公之命祀則康國除而移於衛矣此雖與史義不合而仍有史說足據若謂成王時作康誥則朕弟寡兄之說萬不可通者也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尊論酣字句絕不成文句未敢附和不克畏死辜在商邑尊論不克畏死辜為句拙著初亦如此讀後思商無飲酒死罪之令無死罪可言王啟監尊校論衡作王開賢蒙謂賢顯然誤字可不引予乃盾保尊論蔡訓保為太保不辭蒙謂既可稱保與即可單稱保尊讀盾保大句絕云